

文章编号: 1003-6121(2018)04-0106-09

生成语法学视野下的安徽铜陵方言“把”字用法

孙倩, 彭家法

(安徽大学 文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9)

[摘要] 安徽铜陵方言中的“把”字在意义和用法上有很多特殊之处。“把”可以作动词、介词,或者轻动词、量词、连词和助词等。运用生成语法规则,讨论铜陵方言中“把”字的动词、介词或轻动词的用法及其结构的生成方式。“把”作量词、连词及助词的意义和用法,则通过与普通话比较进行概括。铜陵方言中“把”字语义特征“未定值”,因而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语境。其中,“把”字有一类用法比较特殊,有些语法学家认为用作介词,有些认为是轻动词,分别用并列测试和移位测试作为证据。本文利用这两种方法分别对铜陵方言的“把”字进行测试,发现 Sybesma 提出的常规“把”字句在结构上具有歧义性的结论对铜陵方言并不一定成立。

[关键词] 铜陵方言;“把”字用法;并列法;移位法

[中图分类号] H173

[文献标志码] A

安徽铜陵方言属吴语——宣州片方言,可以分为当地话、圩里话、山佬话等3种次方言。当地话指目前铜陵义安区所普遍使用的语言;圩里话是长江沿岸一带人们使用的语言;山佬话是铜陵南部山区的人们使用的语言。本文主要研究铜陵义安区方言中“把”字的用法。在该方言区,“把”字用法十分特殊,“把”有动词、介词,或者轻动词、量词、连词、助词等语法功能。本文的大部分语料来自铜陵义安区市民的口语,另外本文作者是土生土长的铜陵人,会讲地道的铜陵方言,为语料的可靠性提供了一定保证。

近年来,对方言中“把”字的用法进行研究的论文非常多,但大部分都是从结构、语用、语义等方面论述。如马敏的《浅析新疆汉语方言

中“把”字句的泛用及其原因》,主要从结构方面探讨“把”字句的特点;刘统令的《松滋方言“把”字句研究》和包金曼的《兰州方言的“把”字句》,是从结构、语义、语用等3方面对“把”字句进行研究;黄碧云的《双峰方言中的“把”字句》则从语义和历史根源对“把”字句进行阐述。这些论文对深层次的问题,诸如:如何证实方言中的“把”字句谈及的语法功能、方言中的“把”字句是如何生成的等类问题涉及较少。一方面,本文着重利用生成语法学的手段论证安徽铜陵方言中的“把”字有动词这一语法功能,并对具体的结构进行描写,进而分析结构的生成方式;另一方面,对于有一类语法学界至今存在巨大分歧的“把”字用法,也进行详尽阐述。通过并列、移位两种手段的测试,发现 sybesma 提出的常

[收稿日期] 2018-03-23

[作者简介] 孙倩(1995-),女,安徽铜陵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彭家法(1964-),男,安徽合肥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语言理论及语言教学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YY001)

规“把”字句在结构上具有歧义性^{[1]174}这一结论对铜陵方言并不一定成立。

一、铜陵方言中“把”作为动词的意义以及用法

(一)“把”作动词的意义和用法

在铜陵方言中，“把”可以用作动词。当“把”作动词时，有多种意义和用法，它可以作为派遣义动词、给予义动词、使役动词，也可以解释为“用”“嫁”“放”“喂”“替、帮”“借”“拿、抓住”“看守”“专权，一手独揽”“托住小孩的两腿以方便小孩大小便”等。下面就上述用法具体分析。

1. “把”作为派遣义动词

在铜陵方言中，“把”作为派遣义动词时相当于“派”。例如：

(1)事情不是很多，把小宝一个人去就造着。(事情不是很多，派小宝一个人去就行了。)

(2)明昼，把田书记一个人去开会，其他人都留下来跟我一块去检查。

(3)我们就把小丽去北京，小钱留在这块吧。(我们就派小丽去北京，小钱留在这里吧。)

2. “把”作为给予义动词

在铜陵方言中，“把”作为给予义动词时，可以用在简单的结构中，构成主语+把(着、了、过)+NP。例如：

(4)你把多点钱。/你多把点钱。(你多给点钱。)

(5)你不把我，你准备把哪个?(你不给我，你准备给谁?)

(6)老师把着本子。(老师给过本子。)

由上述例句可知，给予义的“把”用在简单结构中，后可直接带宾语，也可加动态助词“着、了、过”后带宾语。此处的“着”与普通话中表持续义的“着”存在差异，其表示完成义。此外，给予义的“把”也可以用在比较复杂的结构中：

一是，把+指人的宾语+指物的宾语。例

如：

(7)他把着我两本书。(他给了我两本书。)

(8)小王干死着，快把小王一杯水。(小王渴死了，快给小王一杯水。)

此时，全句可构成双宾句。近宾语指的是人，与动词靠近，前面没有语音间歇，可由名词、代词充当；远宾语指的是物，与动词距离较远，前面有语音间歇，可由词、短语、复句形式来充当。

二是，动词+把+宾语。例如：

(9)这束花在教师节的时候送把王老师吧。

(10)这把香芹菜菜拿把了妈妈。

此处的“把”用作复杂谓语的第二个成分，后面的名词都是接受者而不能作受益者解读。

三是，把+宾语+动词。例如：

(11)巧克力把小宝吃。

(12)菜把家里的鸡吃。

3. “把”作为使役动词

铜陵方言中的“把”用作使役动词时，可以解释为“使”“让”。例如：

(13)别把我妈妈晓得我今天没去上课。(别让我妈妈知道我今天没去上课。)

(14)把他受受罪。

(15)别把小伢受着冻。(别让小孩受了冻。)

由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把”作使役动词使用时，后面VP(晓得我今天没去上课、受受罪、吃点苦、受着冻)的前面有一个PRO，这个PRO和“把”后的宾语同指。

4. “把”解释为“用”

铜陵方言中“把”有时可以解释为“用”。例如：

(16)你这个人最不好的地方就是做事从来不把脑子。

(17)做事多把点劲儿。

5. “把”解释为“嫁”

铜陵方言中，“把”有时候可以解释为“嫁”。“把”后面可以接地点和“人”“婆家”等宾语。例如：

(18)女儿旧年把着上海。(女儿去年嫁到了上海。)

(19)你隔壁个女儿个把人了?(你隔壁邻居家的女儿嫁人了没有?)

(20)女儿都已经这么大了,该把婆家去了。

6. “把”解释为“放”

铜陵方言中“把”有时候可以解释为“放”。例如：

(21)泡面里面个把辣椒油了啊?(泡面里面有没有放辣椒油啊?)

(22)我把着猪油。(我放了猪油。)

(23)多把些酱油,要不然不上色。

7. “把”解释为“喂”

铜陵方言中“把”有时候可以解释为“喂”,在这种用法中,“把”一般要构成“把……食”的格式。例如：

(24)今天早上,你个把猪食了?(今天早上,你有没有喂猪食?)

(25)我昨天把过小鸡食。

(26)你一天到晚穿得邋邋遢遢的,就像把小伢奶的婆娘一样。(你一天到晚穿得邋邋遢遢的,就像喂小孩子奶的妇女一样。)

8. “把”解释为“替、帮”

铜陵方言中的“把”有时可以解释为“帮、替”。例如：

(27)你把我写个信。(你帮我写封信。)

(28)把你港个婆家。(帮你介绍个婆家。)

(29)昨个把过妈妈洗碗。(昨天帮妈妈洗过碗。)

由此而知,“把”解释为“替、帮”时,整个句子一般构成连谓句,VP(写个信、港个婆家、洗

碗)前面有个 PRO,但它与“把”后的 NP 不同指,跟句子主语同指。

9. “把”解释为“借”

铜陵方言中的“把”可以解释为“借”。例如：

(30)把我用下子恩的橡皮。(借我用一下你的橡皮。)

(31)你爸爸买给你的《淘气包马小跳》把我看看。

(32)他的车把我开了三天。

10. “把”解释为“拿,抓住”

铜陵方言中的“把”可以解释为“拿,抓住”。例如：

(33)老头子把着一杯白酒。(老头子拿着一杯白酒。)

(34)他喜欢手上把着两个铁球来锻炼身体。

(35)这件工艺品是玻璃做的,别放在手上把玩。

11. “把”解释为“看守”

铜陵方言中的“把”可以解释为“看守”。例如：

(36)我们三个准备去看戏,留小宝在家把门儿。

(37)我也在家把过门。

(38)这块是军事重地,应该派人过来把着才造。(这儿是军事重地,应该派人过来把守才行。)

12. “把”解释为“专权,一手独揽”

铜陵方言中的“把”可以解释为“专权,一手独揽”。例如：

(39)我们家由姆妈把财政大权。(我们家由妈妈把持着财政大权。)

(40)他把着这个公司的一切。

13. “把”解释为“托起小孩的两腿以方便小

孩大小便”

铜陵方言中的“把”可以解释为“托起小孩的两腿以方便小孩大小便”。例如：

- (41)别在家里把小伢屎,臭掉三间茅草屋。
- (42)老奶奶早就给这个小伢把着尿。
- (43)她在外头把小伢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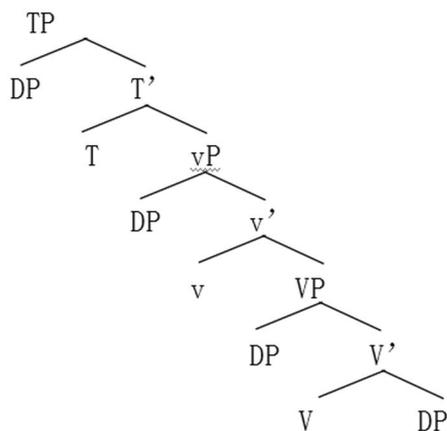
上文略举了“把”的13种用法,发现铜陵方言中的“把”确实可以用作动词。通过对动词身份的传统测试验证发现,上文中的“把”能够带体标记;能够形成选择问句V不V的形式;能够直接用“把”来回答问题。例外的是“把”作使役动词时,后面不可加“着、了、过”,也不可以构成选择问句“V不V”式,但可以用“把”或“把”+着/了/过来直接回答问题。另一个不能否认此处“把”为动词的理由,是此处的“把”作“使”解释,汉语中的“使”是特殊动词,不可以加“着”“了”“过”,也不可以构成选择问句“V不V”式”。

通过将铜陵方言中的动词“把”与普通话中的动词“把”进行比较,发现普通话中的动词“把”也可以解释成“看守”“专权、一手独揽”“托起小孩的两腿以方便小孩大小便”等意思,但没有方言中“把”的其它释义。为什么二者差异如此大?笔者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铜陵方言中“把”作动词时,语义特征“未定值”(undecided),语义较灵活,所以可以适应不同的语境;对普通话而言,它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多个定值明确的动词,如:需要表示派遣义、给予义、使役等语义时,可以直接使用动词“派、给、使”,而无须借助于“把”。

(二)铜陵方言中“把”用作动词的句法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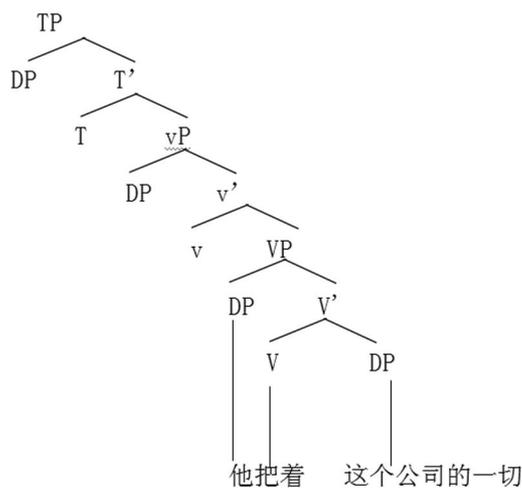
“把”作动词时,构成动词词组VP,VP的中心语是动词“把”,VP的标志语是用来放主语的位置,动词的补语是动词在语义上和句法上要求的补足成分。“把”作动词时,所带的补

足成分主要有:(i)跟一个名词性成分DP;(ii)跟两个DP,一个间接宾语DP1,一个直接宾语DP2,形成所谓的双宾结构^{[2]302}。Larson提出了“VP壳假设”,Chomsky将此假设普遍化,利用了“VP壳假设”,Chomsky将此假设普遍化,利用此假设。我们认为“把”用作动词时,句法结构图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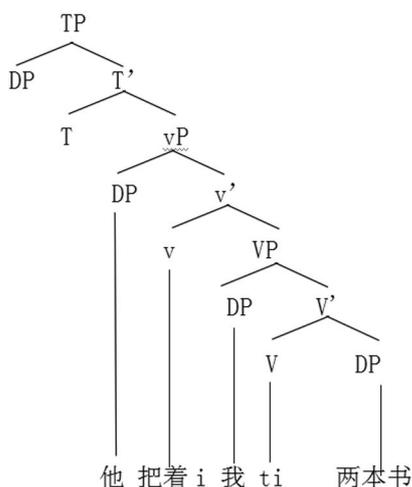
“把”作动词句法结构图

例:他把着这个公司的一切。



“把”作动词带宾语句法结构图

跟两个DP,一个间接宾语DP1,一个直接宾语DP2,形成所谓的双宾结构。句法结构图如下:



“把”作动词带双宾语句法结构图

例：他把着我两本书。

二、铜陵方言中“把”作轻动词或者介词

(一)铜陵方言中“把”作为轻动词或者介词的用法

在铜陵方言中，“把”除了有上述的动词等语法功能外，还有一类语法功能至今在学术界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有部分学者认为这类“把”应该为介词，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它是轻动词，两派学者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测试法。如，赵元任、吕叔湘等属于前派学者，认为“把”是介词，提出了“移位测试法”⁽¹⁾¹⁶²。公认的PP短语是可以进行移位的，因为“把”+NP属于一个成分，可以移位至句首，所以“把”为介词。吴蒙、黄正德等属于后派学者，这一派认为“把”是轻动词，提出了“并列测试法”⁽¹⁾¹⁶²。因为“把”和“把”后NP不一定构成一个成分，“把”后NP跟VP可以构成一个成分，说明“把”并非介词。例如：他把[作业写完了][功课也预习好了]。

因为学界尚无定论，在接下来的论述中，暂且将这里的“把”定义为介词或者轻动词。铜陵方言中，当“把”作为介词或者轻动词使用时，意义较为丰富。它和普通话的相同之处有：它们

都含有处置义，如普通话中的“你赶紧把你的房间打扫干净。”铜陵方言“小李把脏款全部都交走了。”都含有致使义。再如，普通话中“你小声点，别把嗓子喊哑了。”铜陵方言“把我高兴得要命。”都可以表示动作所涉及的处所范围。又如，普通话中“为了找到宝藏，这窝犯罪团伙把所有的墓都挖了个底朝天。”铜陵方言“为了找那一百块钱，他把家里都翻高了。（为了找那一百块钱，他把家里都翻遍了。）”都可以表示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具有消极意义。另如，普通话“把个老王病了。”铜陵方言“把个小媳妇死着。（把个小媳妇死了。）”都可以解释为：拿，对。此外还有，普通话“就算你是班长，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铜陵方言“我是不能把你怎么滴。”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铜陵方言中的“把”作介词或者轻动词时，可以引进工具和方式，相当于“用、拿”；引进受益对象，相当于“为、给”；引进处所，相当于“在、往”；引进施事，相当于“被”；构成“给我”这样的结构，表示说话人一种命令与威胁的语气。以下具体说明。

1. 引进工具和方式，此时相当于“用”“拿”

(44)妈妈把家里的大锅煮饭。

(45)把笤把丝子打恩(拿扫帚打你)。

(46)把这个手巾擦脸。(用这条毛巾洗脸)

2. 引进受益对象，此时相当于“为”“给”

(47)恩个是把我念书？(你难道是为我读书吗？)

3. 引进处所，此时相当于“在”“往”

(48)把家里的大门上装上防盗锁。

(49)阿姨把门口种上月季花。

4. 引进施事，此时相当于“被”

(50)别把我骂着遭鬼骂着。(别被我骂了。)

(51)走路小心点，别把车子碰着。(走路小心点，别被车子撞了。)

“把”的这种用法比较容易和其后引进受事

混淆,只能依靠具体的语境加以区分。

5. “把我”其后加动词,表示说话人命令和威胁的语气

(52)你把我滚。

(53)你把我发点狠。

铜陵方言中“把”作为介词或者轻动词时,和普通话相比较,用法上的相同之处在于:一是,无论在铜陵方言还是在普通话中,动词一般都不可以是光杆动词,前后常常有别的成分^{[3]91}。二是,“把”后面接的宾语一般都是说听双方已知的人或事物,因此前面可以带上“这、那”一类的修饰成分。三是,有时“把”的介引成分跟动词没有多少语义联系,而跟动补短语有联系,整个短语用来说明介引成分怎么样。如普通话中:“把眼睛哭肿了、我的故事把在座的朋友都讲哭了。”铜陵方言中:“把眼睛哭得瞎不丘眼的、妈妈把我讲得脸通红的。”

二者在用法上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在普通话中,动词一般不能单独出现,后面常有补语、宾语、动态助词、动词的重叠式。如“把书看完、把书放桌子上、把书看了、把书看看”;或者动词前面有状语,如“把水到处洒”。和普通话相比较,铜陵方言中动词后带的成分有所不同,后面通常需要带上补语、宾语、“着了”、“的”、“一下子”。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a. 动词+补语。例如:

(54)你快把作业写完。

b. 动词+宾语。例如:

(55)老农民把田里插了秧苗子。(老农民把田里插了秧苗子。)

c. 动词+着了。例如:

(56)我早就把作业写着了。(我早就把作业写完了。)

d. 动词+的。例如:

(57)恩把这小糖拿的。(你把这糖果拿着。)

e. 动词+一下子,相当于动词重叠式。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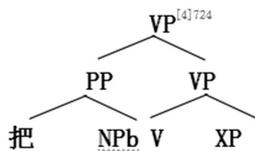
(58)恩别一天到晚看电视,恩把书看一下子。(你别一天到晚看电视,你也把书看看。)

二是,在普通话中,“把”字短语和动词之间一般不能加能愿动词、否定词,这些词只能放在“把”字前。⁽³⁾⁹¹而在铜陵方言中,能愿动词、否定词既可以放在“把”字词组和动词之间,也可以放在“把”字前面。如:“我把作业没交给老师、我把消息不告诉他、我把这些书愿意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我没把作业交给老师、我不把消息告诉他、我愿意把这些书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由上可见,铜陵方言中“把”作介词或轻动词时与普通话存在一定的差异,其原因在于,铜陵方言中“把”作介词或轻动词时,语义特征“未定值”(undecided),语义较灵活,可以解释为“用、拿”“为、给”“在、往”“被”“给我”等,所以可以适应不同的语境;而普通话中,若想表达这些意思,直接使用多个定值明确的动词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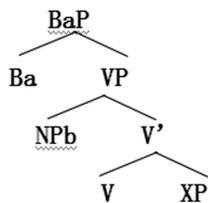
(二)铜陵方言中常规“把”字句意义单一

以上分析了铜陵方言“把”作介词或轻动词时在意义和用法上的一些特点。若同意“把”为介词,句法结构图如下:



“把”作介词句法结构图

若同意“把”为轻动词,句法结构图如下:



“把”作轻动词句法结构图

接下来利用两种测试法对铜陵方言中的“把”这一界线不明的语法功能进行测试。

移位测试法:

①妈妈把家里的大锅煮饭。→把家里的大锅,妈妈煮饭。

②恩个是把我念书?(你难道是为我读书吗?) *把我→恩个是念书?

③阿姨把门口种上了月季花。→把门口,阿姨种上了月季花。

④走路小心点,别把车子碰着。→*走路小心点,把车子别碰着。

⑤你把我滚。→*把我,你滚。

⑥我们应该把坏人撵走。→把坏人,我们应该撵走。

⑦这酒把我喝得醉蒙蒙的。→*把我,这酒喝得醉蒙蒙的。

⑧老农民把田里插了苗秧子。→把田里,老农民插上了苗秧子。

若完全依据移位测试法,例①③⑥⑧中的“把”是介词,此时“把”+NP可以移位至句首。而②④⑤⑦中的“把”不是介词,“把”+NP不可以移位至句首。

并列测试法:

①妈妈把家里的大锅煮饭。→妈妈把家里的大锅煮饭,小锅烧菜。

②恩个是把我念书?→*恩个是把我念书,我写字。

③阿姨把门口种上了月季花。→阿姨把门口种上了月季花,院子里插上了水仙。

④走路小心点,别把车子碰着。→*走路小心点,别把车子碰着,人撞着。

⑤你把我滚。→*你把我滚,他走。

⑥我们应该把坏人撵走。→我们应该把坏人撵走,笨蛋逃跑。

⑦这酒把我喝得醉蒙蒙的。→*这酒把我

喝得醉蒙蒙的,他脸红通通的。

⑧老农民把田里插了苗秧子。→老农民把田里插上了苗秧子,地里种上了小白菜。

若完全按照并列测试法,例①③⑥⑧中的“把”是轻动词,此时“把”后NP和VP构成了一个成分;而②④⑤⑦中的“把”不是轻动词,此时“把”后NP和VP不能构成一个成分。例①③⑥⑧中“把”+NP可以移位至句首,此时“把”+NP构成了一个成分;“把”+NP也可以保留在原位,此时“把”后的NP+VP构成了一个成分。根据Sybesma的分析将这类“把”字句称为“常规把字句”,表达某人(有生命的施事)对某实体做某事。

Sybesma提到一点,常规的“把”字句在结构上具有歧义性⁽¹⁾¹⁷⁴。如:

我把他们捶得手都肿了。

i 我捶他们以致我的手肿了。

ii 我捶他们以致他们的手肿了。

其理由是结果从句补足语(手都肿了)中有一个空代名词。在常规“把”字句中,“把”可以跟其后NP构成一个单位,也可以不跟其后NP构成一个单位,所以,空代名词可以越过也可以不越过“把”后NP,寻找具有C—统制力的NP作为其先行语。因此,在所举的例子中,“手”前面的空代名词既可以是“我”,也可以是“他们”。但在铜陵方言中,例①③⑥⑧这些常规“把”字句意义单一,并不存在歧义理解,所以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Sybesma关于“常规“把”字句在结构上具有歧义性”的结论并不完全成立。

另外,通过并列测试法的测试,例①③⑥⑧中的“把”是轻动词,而②④⑤⑦中的“把”不是轻动词,这一结论是针对操铜陵方言的新一代群体而言的,对老一辈而言例②④⑤⑦⑩并列测试之后仍然是可以接受的。那么是否可以说“把”是介词还是轻动词在老一辈操铜陵方言

的群体中还是存在差异的。这一结论尚存疑问,笔者至今还未获得更多的语料加以佐证,今后会进一步加以证明。

三、铜陵方言中的“把”的其他语法功能

(一) 铜陵方言中量词“把”意义和用法的特殊之处

铜陵方言中量词“把”与普通话相比,其意义和用法的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铜陵方言中,量词“把”重叠之后表示次次。如:今天下午小李运气不太好,把把都是他输。量词“把”重叠之后,前面可加上形容词“小”,修饰物时表示数量少;修饰人时表示瘦弱,含有夸张的意味。如:他娶的老婆太瘦了,只有小把把。量词“把”与“一”结合,不表示动作发生的次数,而是相当于普通话中的“一起、一同”。如:我把这些书一把给你吧。

(二) 铜陵方言中“把”作为连词的用法

在铜陵方言中“把”作连词使用时,可以解释为“要是,如果”。例如:

(59)她太傻了,婆家要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把我,打死我都不干。

(60)你就喜欢站着说话不腰疼,把你,你怎么搞?

(三) 铜陵方言中“把”作为助词的用法

铜陵方言中“把”作为助词主要有以下两种用法:

一是,“把”用在动补结构中,表示到达某种程度,此时可以解释为“连”。例如:

(61)你这孩子太蠢了,蠢得把屎都七了。(你这孩子太蠢了,蠢得连屎都吃了。)

(62)我家这么多年供我读书,穷得把屋都卖了。

“把”还可以用作约数助词,放在“百、千、万”等位数词,以及“尺、寸、斤、个、斗、件、支”等量词后面。例如:百把里路、千把斤稻、万把里

路、寸把长、斤把肉等、个把人、斗把豆子、件把衣裳、支把曲子。约数助词“把”可以构成“XX把两XX”的形式,在铜陵方言中使用较普遍。如:斤把两斤肉、寸把两寸长、千把两千斤稻子、百把两百亩田。

此外,有些量词和“把”还可以构成“量词+把+量词”的格式。例如:寸把寸(长)、尺把尺(长)、斤把斤(重)、吨把吨(重)。使用这样的格式时,往往带有一种强烈的夸张语气。例如:“这个小伢太肥了,我看都有吨把吨重”。“我昨天晚上一不小心手划破了,拉了个尺把尺深的大口子”。“把”作为连词和助词使用时,在用法上比较封闭,不具有开放性,普通话中一般不这样使用。

四、结语

铜陵方言中的“把”有很多独特之处,动词身份的传统测试法可以验证在铜陵方言中“把”确实可以充当动词。“把”作动词时,与普通话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可以作为派遣义动词、给予义动词、使役动词,也可以解释为“用”“嫁”“放”“喂”“替、帮”“借”。铜陵方言中的“把”还可以作介词或轻动词,与普通话相比,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含有处置义;都含有致使义;都可以表示动作所涉及的处所范围;都可以表示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具有消极意义;都可以解释为“拿,对”。不同之处在于:铜陵方言中的“把”可以引进工具和方式,相当于“用、拿”;引进受益对象,相当于“为、给”;引进处所,相当于“在、往”;引进施事,相当于“被”;构成“给我”这样的结构,表示说话人一种命令与威胁的语气。而针对铜陵方言中“把”作动词、作介词或者轻动词与普通话存在巨大差异的现象,本文认为,原因在于铜陵方言中“把”语义特征“未定值”(undecided),语义较为丰富,因而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语境,而在普通话中,若想表达这些意

思,直接使用多个定值明确的词即可。

利用并列测试法和移位测试法对“把”作介词或者轻动词这一语法功能进行测试,在常规“把”字句中,“把”+NP既可以移位至句首,此时“把”+NP构成一个成分;“把”+NP也可以保留在原位,此时“把”后NP+VP构成了一个成分。Sybesma认为,常规“把”字句在结构上都具有歧义性,但笔者通过研究发现,这一结论在铜陵方言中不一定成立。铜陵方言中的常规“把”字句在意义上单一,并不存在歧义理解。此外还发现,“把”是介词还是轻动词在老一辈使用铜陵方言的群体中是存在差异的。但这一结论仍需更多语料加以佐证。

[注 释]

- (1) Y. H. Audrey Li, Yafei Li. 汉语句法学[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 (2)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下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参考文献]

- [1] Y. H. Audrey Li, Yafei Li. 汉语句法学[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 [2] 徐烈炯. 生成语理论:标准理论到最简方案[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
- [3] 黄伯荣,廖序东. 现代汉语[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 [4] 熊仲儒. 致使的语音实现及其句法蕴含[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6):724.

[责任编辑]李献英

The Usage of the Word "ba" in Anhui Tongling Dial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erative Grammar

SUN Qian, PENG Jia-fa

(Faculty of art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39, China)

Abstract: The word "ba" in Anhui Tongling dialect has many special features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usage. "Ba" can be used as verbs, prepositions, light verbs, quantifiers, conjunctions, and auxiliary particles.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usage of verbs, prepositions, and light verbs in the Togashi dialect "ba" under the guidance of generative grammar theory, and discusses the ways to generate its structure. As for the meaning and usage of quantifiers, conjunctions, and auxiliaries, they are simply compared to Putonghua. In Tongling dialect, the semantic features of "to be" are "unfixed", so they can adapt to various different contexts. The use of the word "ba" in the Tongling dialect has a special usage. Some grammarians believe that it is used as a preposition, and another part is considered as a light verb. The parallel test and shift test are used as evidence. This article uses these two methods to test the "toss" of Tongling dialects respectively.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clusion that sybesma's regular "ba" sentence is structurally ambiguous is not necessarily true for the Tongling dialect.

Key words: Tongling dialect; usage of "ba"; juxtaposition; shift method